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草蓆上的山河

蘇闊涵

一領草蓆在廂房裡等待。等待被展開，或者被遺忘。它的身體蜷成筒狀，用兩道麻繩捆著，從堂屋透來的天光切過它的表面，那些經年的蓆草便泛起一層幽微的光澤，不是金黃，也不是枯褐，是介于二者之間的、被歲月浸染過的顏色。我蹲下身，解開繩結。蓆子「嘩」地一聲舒展開來，沉悶的草香猛地騰起，帶著午後陽光曬透穀倉的氣味。

蓆子鋪在廂房的水泥地上，縱橫的蓆紋瞬間佔領了這片灰色領域。紋路沿著兩個方向伸展，經線是筆直的，從蓆頭貫穿到蓆尾；緯線則微微起伏。我赤腳踏上去，先是涼的，繼而感到那些細密的編織在足底烙下規整的印痕。每走一步，都有草莖在腳下發出極輕微的呻吟。我想起少年時在外婆家度過的夏天。

午後燥熱難當，外婆在堂屋陰涼處鋪開這領蓆子，我躺上面，看屋樑上懸下的蛛網被穿堂風吹得輕輕搖晃。蓆面的涼意透過脊背絲絲地沁上來，像一條看不見的河在身體底下流淌。那時我問外婆，蓆子上這些一條條的紋路是什麼。她正搖著蒲扇，目光落在蓆面上，說：「這是山河。」她用手指順著蓆紋緩緩划動，「這一道是長江，這一道是黃河。這些交叉的地方，是村莊和城池。」那時的我不懂。一領草蓆，如何裝得下山河。如今我懂了，卻不知與誰分享。

蓆子是用鹹草編的。鹹草長在海邊的灘涂上，莖桿有稜，割下後要浸在鹽水裡漚，漚足了時日，草的纖維便柔韧起來，

不易折斷，也不易生蟲。外婆說，編一領蓆子要上萬次穿編的動作。那些經線是固定的，繃在木架上像琴弦，緯線則一根一根地填入，用木刀夯緊。密密匝匝的草莖交疊，便成了可以承載人世的平面。

我重新審視腳下的這片山河。蓆面並非一色，有些草色深，有些草色淺，深淺相間，竟真的構成了某種隱約的地貌。靠近蓆邊的區域顏色暗沉，像遠山；中央偏左有一片淡金色的草紋，是平原；而幾條深褐色的線蜿蜒其間，時隱時現，恰似大江大河在平野上留下的曲折。我蹲下來，手掌貼上蓆面。觸感粗糲而溫存。它們從灘塗上來，經過外婆的手，變成某種更恆久的東西——可以躺，可以坐，可以在上面吃飯、做針線、哄孫兒入睡。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鋪陳在草蓆的方寸之間，隨蓆面的起伏而起伏，隨蓆紋的延伸而延伸。

在這些經緯交錯的網格裡，我似乎看見了另一種時間，不是線性的，而是編織的——過去與現在彼此穿過。外婆的手指還在蓆面上遊走嗎？

她指給我看的長江黃河，如今仍在原來的地方，只是看的人換了。我沿著那條深褐色的紋路緩緩前行，從蓆頭走到蓆尾，彷彿跨越了千里的疆域。

夜色從屋簷垂落。我該把蓆子捲起了。俯身時，臉頰幾乎貼上蓆面，草香又濃郁起來，這一次，我聞到了灘塗的泥腥、海水的鹹、外婆衣襟上的皂莢氣味，還有無數個夏夜凝成的涼。麻繩重新捆上，蓆筒立在牆角，像一根沉默的界碑，標定著某個已經消逝的疆域。我走出廂房，門在身後合攏。蓆中的山河重歸黑暗，在草莖與草莖之間，江流不息，山巒不語，等待下一雙能夠認出它們的眼睛。

偷一段伏夜清涼

蔡嫻

入了三伏，白日格外漫長，傍晚六點，天光依舊亮得晃眼。

樓下單元門口，常有男人蹲在階沿抽煙，後背T恤被汗浸得透濕，貼在脊背上。車子停穩後，他總要在密閉車廂裡獨坐半晌，開著冷氣靜靜放空。

三伏暑氣纏人，于中年人而言，是一處無處躲藏的光景。

辦公室裡空調再涼，也抵不住通勤路上烈日烘烤。地鐵車廂人擠著人，各樣汗氣糅在一處，稠稠悶悶，壓得人呼吸不暢。推門歸家，立在玄關換鞋，心頭難免

茫然：終日奔波，究竟忙了些什麼。

年輕時的三伏，原不是這般模樣。二十出頭，租一間小屋，老舊電扇悠悠轉著，抱半個冰鎮西瓜啃得暢快。汗水淌到肘彎，袖口一抹，照舊消磨長夜。約二三日好友，街邊小攤喝至深宵，次日依舊神清氣爽。

年歲漸長，一過三十五，身子便有了分寸。晚睡片刻，次日頭腦昏沉如漿糊；久吹空調關節發酸，不吹又輾轉難眠。胃口淡了，性子越發不耐，連樓下電鑽聲都能攪得心緒煩躁。方才恍然，從前取之不竭的，並非處事本事，而是源源不絕的精力。諸事皆會，諸事可做，只是心底時常提不起興致。日復一日，皆是同一種掏空般的倦怠，明明氣力已被抽盡，仍要循著日常軌道不停運轉。

那些漫散的精力，都被尋常日子慢慢消磨了。不得不應付的瑣事、不得不回復的話語、不得不維繫的人情，一點點蠶食乾淨。人好似一隻漏水的陶罐，白日勉強添入幾分元氣，入夜便漏去大半，留不到明朝，更攢不下長遠。盼著週末靜養，反倒比工作日更勞碌。送孩子去補習班，陪長輩上醫院，修空調的師傅候在門外，快遞堆得滿地都是。所謂休憩，不過是換一

種方式被索取。

一位舊友同我閒談，兒時最厭午睡，覺得白糟蹋光陰。如今每到正午，必要伏案小寐二十分鐘，缺了這片刻，午後便全無精神。說罷輕輕一歎，那聲歎息裡藏著一份平和的認命。承認年歲增長，原不是認輸，只是慢慢看清，手中精力本就有限，該省著用。無謂的飯局可推，淡薄的人情可疏，多餘的閒談可避。餘下的心力，只留給至親與要緊事，其餘雜擾，大可輕輕放下。

伏天的夜晚，最是可貴。待到夜裡九、十點，暑氣漸漸沉降，晚風順著窗縫溜進屋來，攜著一絲淺涼。搬一把椅子坐在陽台，捧一杯涼白開，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做。這片刻清閒，像是悄悄從日子裡偷來的，無人催促，無人找尋，世界暫且將自己遺忘。

中年人的伏夏，悶熱屬實，卻也生出幾分從容。閱過世事便懂得，許多念想強求不得，許多路途無緣抵達，許多故人終究留不住。不再執著奔赴世間熱鬧，只求守著窗前這一方涼意，安穩穩喘一口氣。暑氣依舊，勞碌如常，只是不再同自己較勁。這份與生活和解的心緒，便是三伏天贈予人的溫柔慈悲。

陳鵬強喪偶

仙範菲華商會訊：本會榮譽理事長陳鵬強尊夫人，陳府高夫人諡羅莉，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晚九時四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 HELENIUM）靈堂。擇訂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八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凡本會職會員，屆時敬希撥冗出席，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菲律賓華語教師 蔡廖美琪離世

華教中心訊：8月2日晚，曾經在華校服務過的菲律賓華語教師蔡廖美琪離世，享年八十六。

蔡廖美琪為華校前華語教師，本中心前職員蔡大輝之母，其夫蔡光濤為旅菲晉江東石人士，早已過世。蔡廖美琪早年在聖公會中學執教，教齡49年，退休後與蔡大輝一起生活。母女倆在菲律賓沒有其他親人，只能依靠蔡大輝老師的薪資來維持生計。

2022年，蔡大輝因身體不適，前往馬尼拉光坦紀念醫院就醫。醫生診斷之後，發現蔡大輝的病情嚴重，便建議她住院觀察。住院期間，蔡大輝的病情還未康復，且沒有完成診斷，所需支付的醫療及住院費用已經超過了她的支付能力，從本中心申請所獲得的「菲律賓華語教師福利基金」醫療補助金亦已耗盡。獲悉蔡大輝陷入困境後，本中心、僑中學院以及菲華社會熱心人士積極籌集善款，為其支付全部醫療費用。

出院之後，蔡大輝的病情進一步惡化，曾經一度陷入半昏迷狀態。當時正值菲律賓善舉總會面向華校中文教師推出一攬子優惠方案，因此本中心安排蔡大輝入住中華崇仁總醫院就醫。經過該院醫生的詳細診斷，判斷蔡大輝患有嚴重的糖尿病，隨即開展針對性治療。在此治療期間，蔡大輝因為覺得每週需要洗腎三次，不願奔波於路途，兩次自主決定住院，所需的高昂住院及醫療費用，均由僑中學院校友會和菲華社會一位慈善家為其支付。

截止2023年，蔡大輝先後三次入院醫治，均得到菲律賓青陽衍派蔡氏聯誼總會的大力資助。該會在蔡建立會長的帶領下，鄉賢與社會善心人士紛紛捐款，贊助蔡大輝的住院和醫療費用。2023年12月16日，該會創會會長蔡永寧、會長蔡建立、執行副會長蔡少榮、副會長蔡天降、秘

書長蔡景典還共同前往醫院看望蔡大輝，並移交捐款。曾景祥黃碧允愛心文教基金會創始人曾文獅先生獲悉蔡大輝所面臨的困境後，便安排母女倆入住其經營的富都旅社，並給予優惠，還安排工人專門負責蔡氏母女住室的清潔工作。

2024年9月，蔡廖美琪突然身患重病，經過醫生診斷後，發現她與女兒蔡大輝患有同樣的嚴重糖尿病，也需要每個星期洗腎三次。菲律賓青陽衍派蔡氏聯誼總會再次發動會內外力量，共同為蔡廖美琪和蔡大輝籌集醫療補助金，並於2024年10月通過本中心向蔡大輝移交全數捐款。蔡廖美琪病逝之後，蔡大輝陷入無限的悲痛，一來失去多年來相依為命的母親，二來自己的病情還需繼續醫治，日後已無精神寄托。

蔡廖美琪女士的遺體目前停留在醫院，等待辦理後事。菲律賓青陽衍派蔡氏聯誼總會已經再次發動捐款，蔡建立、曾文獅先生亦已再次伸出援手。目前籌得善款明細如下：

蔡建立 十萬比索
曾文獅 一萬比索
富都旅社 五千比索
有意幫助蔡大輝的善心人士可聯繫本中心，聯繫人：洪老師，聯繫方式：（手機）0917-5767688。
本中心謹此向熱心單位和愛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天地有愛，人間有情，感謝熱心人士用無私的大愛，灑滿整個人間。

育仁中學校長 蔡莉莎丁母憂

北黎創育仁中學校董會訊：本校校長蔡莉莎令先慈蔡府施秀鸞太夫人，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卅一日晚六點〇八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閱一百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CHAPEL 207）靈堂，擇訂於八月四日上午十時出殯火化。

本校聞耗，深表哀悼，特向其家屬致以誠摯慰問，祈望節哀順變。

陳鵬強喪偶

和記訊：僑商陳鵬強先生尊夫人，陳府高夫人諡羅莉，原籍晉江金井溜江村，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晚九時四十分，壽終於紅衣天主教堂醫院，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 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擇訂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陳鵬強喪偶

菲律賓溜江同鄉會訊：本會陳常務顧問鵬強鄉賢尊夫人，陳府高夫人諡羅莉，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一日晚九時四十分，壽終於紅衣天主教堂醫院，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軾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 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

擇訂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二零二六年八月四日

本會全體主席
名譽主席
理事
秘書長：高維澤

洪國強
吳輝煌
戴國安
許文忠

主席：許文忠

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獻花通告

本會名譽主席留典良令先堂堂留府蔡太夫人諡秀珍(晉江市永和鎮旦厝村)，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日凌晨零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仰醫院 (Manila Doctor's Hospital)，享壽積閱九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一三靈堂。擇訂八月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訂於八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希全體名譽主席、主席、理事撥冗出席參加，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右通告

訃告

留蔡秀珍 (晉江永和鎮旦厝鄉) 逝世於七月三十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 靈堂 出殯於八月五日上午十一時	李國森 (福建同安) 逝世於七月卅一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〇六(Sanctuary 302 - CATTLEYA) 靈堂 出殯於八月四日上午十一時
鄭陳美雙 (晉江市深滬鎮連伙坑後村) 逝世於七月卅一日 現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八月六日上午十時	陳高羅莉 (晉江金井溜江村) 逝世於八月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 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 出殯於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
蘇維德 (晉江市蘇厝崎) 逝世於八月二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310 - PRIMROSE) 靈堂 出殯於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	蔡加生 (晉江市金井鎮坑獅村) 逝世於八月一日 現設靈於DIVINE MERCY CHAPEL ROXAS CITY 靈堂 出殯於八月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